

肖玉城是个什么样的人？带着疑惑和好奇，我们几个城区作者在七夕当日，一拍即合，说走就走。

老蔡开着新买的红色小轿车在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欢快地奔驰着。约莫两小时到了三阳地界，三阳镇现在是在平利县最近的乡镇了。

小轿车车抛出的红绣球滚到路的尽头停住了，我们这才意识到该打电话确认。手机那头老肖问是不是红色车子？我说是，老肖释然加委屈地回道：我就说嘛，应该是你们，我就站在路边的，拼命招手，你们不理我。掉头，我还站在原地的。

老肖说自己已经六十岁，比我设想的要老一些，读他的文章，看着都像出自四十来岁春风得意的中年人，他热情豪爽、干练利落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我想象的一样。看他激动忙碌的身影，我想，如果他立在一捆柴旁，他就是卖柴翁；牵一头牛，他就是地道的放牛老头儿或犁地把式；手握铜钎，戴上安全帽，他就是一名十足的矿工；拿个算盘，或上衣口袋插支钢笔，他一定就是村干部或账房先生；可如果让他西装革履，戴礼帽，拄拐杖，倒滑稽了。老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庄稼人！

老肖介绍自己确是个务农把式，在村上担任过村文书、村主任职务，早年为了生计就赶过江、河北、山西和陕北煤矿打工，钱没挣着，命保住了，他那布满老茧粗大的双手和满脸沟壑般的皱纹烙上了当年的艰辛和沧桑。他说自己只上过小学，很使我吃惊，读他的格律诗和散文，好多生字我还得查字典呢；他说家里没装电脑，更使我惊诧，那么多文章是咋写的？老肖很平淡地说用手指头在手机屏幕上写呀。“巴山愚公”，他这网名实至名归！

拜访老肖，还是做了点功课的，他近年发在西部散文学会等公众号和朋友圈诸如《少年“匪”事》《茶乡情韵》《蒿子坝的风》等散文已经拜读好几遍，农民语言，文字朴实，对农作物的描述谙熟有余，不乏科普性；对乡野美食的介绍，使人身临其境，馋涎欲滴。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字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幸福的笑容，给人以力量 and 美感，他那对家乡和家乡人的热爱，简直是白热化，好似热情好客的乡里人一个劲儿劝你喝包谷饭，自豪地带你进自家茶园，看自家庄稼，毫不保留地给你介绍自家自家人自家事，恨不得把家底儿都翻出来，心给你掏出来，那场景那神态，完全融入了主人的热心、细心和耐心，你嗅到的全是乡亲乡情乡音乡韵乡土味道。

聊到当下，老肖干脆爽朗的“嘎嘎”笑声更响了。五口人，老两口的小两口，四个劳力四百头猪，你说咋样？别说是文学情怀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侍弄这些活宝，老肖费了不少心，订过《中国猪业》《今日养猪业》《猪业经理人》等杂志，十多年的摸爬滚打，积累了一身的养猪本领，成了远近闻名的“猪馆”，取经、购种的踏破门槛。前几年，参加乡村振兴现场会参观农家实训，无意间得知有个肖氏家族三阳片的召集人呢。

老肖的庭院，不必我描述，同行的老贺出口成章：“寻香约友来，访葆府新宅。窗对闲云卧，门临幽境开。芳茗围小院，瑞笋筑花台。绿水屋前绕，馨风阵阵徊。”最早推介老肖作品的县文联副主席、遥望五峰公众号负责人王福国还撰文：“吉河源头访文友，玉城田园品珍馐。蒿顶乡贤兴产业，纸短情长写春秋。”老茶酒醉心明，留下了“吉河源里访诗翁，满院奇石入眼瞳。最是舒心幽翠静，荷锄舞笔笑春风”的墨宝。老陈最爱总结：“平头山麓，吉河之源，自然农耕生态，亦传承着丰厚人文底蕴。养猪大夫，农耕作家，小院奇石红花，更凸显了山村地灵人杰。”

老肖毫不推辞说，但他介绍自己不舍，一年也就大唱四回，重大节日和贵宾临门才端杯，满脸红光地以一对四饮酒接诗：“绿野田园产业旺，生意盎然茶与桑；青山不负辛苦者，勤耨耕耘播希望。”

几位文友推杯换盏，逍遥洒脱，在热烈交流中互勉盟誓，做家乡的孝子、土地的精灵人、山水的吟者、乡村振兴的歌者。

移桌品茶中，上酸菜的“翠花”、续茶的“阿庆嫂”即老肖的老伴，《傻大姐》《巧二嫂》的原型、《乡野美食》中有绝活儿的大厨子，冒不顿儿插话，说了句受过文人熏陶的话：“你们这七夕过得，真是有缘人千里来相会！”

了她生命的载体，她的水宏大，浩渺，远接天命，她把所有的赞美都献给了水。水是一个写不尽的题材，但写好的人却不多，杨世芳写出了水的神韵。叶松敏还谈到了另一位写水的作家，她以别样的风格，写出了水的清纯与靓丽：《一滴水可以活多久》，这发乎于心的生命探问，曾让他激动不已。这篇散文的作者，也是一位女作家，她叫迟子建。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与《水系》，都是以水为题材的散文作品，它们的共通之处就在于：揭示了生命的存在与创造。在这里，水只是表象，而生命才是内质。限于篇幅，在此省略了叶先生对这两篇散文架构所进行的分析比较，只注明刊载时间，可供读者上网搜寻鉴赏。《水系》刊于1994年6月18日《安康日报》，后被《散文选刊》转载。《一滴水可以活多久》刊于1996年第9期《美文》。

叶松敏最后认为：杨世芳的散文流畅、散漫，充满激情，它没有固定的结构，它的思绪既能放纵，也能回收。她的散文常常有自己的影子，有自己的思想在流动。与之相比，迟子建的这篇散文就显得细腻多了，它的构架清晰、明朗，具有童话式的风格。杨世芳的散文情感跌宕，有诗的节奏与旋律；迟子建的散文空灵、秀丽，其中的细节描写巧妙地借鉴了小说的手法。如果说《一滴水可以活多久》是《水系》的具体表现，那么《水系》则是生命的宏观展示。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与《水系》，是两篇风格迥异的散文，它们同属美文，它们和女人(美女)一样，是有态的……笔者这里再补充一句，更有是生命力的。

(连载二十六)

“慢点，还没熟呢！”
“先吃一个！管它熟没。”
我揭开锅盖，捞起一个浆耙拐子，把锅盖一撻，边走剥桐子叶皮儿，三两口一个浆耙拐子没了。

奶奶过穷苦日子是个能手，经常把一些不好吃的东西，想着法儿让它好吃起来，让你吃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做浆耙拐子，找来嫩南瓜、韭菜、青辣子，切成粗末儿拌在浆耙里做浆耙拐子。拿着还在冒着热气的浆耙拐子，剥开皮儿，呵！黄绿相间，软软的，糯糯的，酸甜清香的气味儿瞬间弥漫于口鼻之际，胃口大开。

浆耙拐子好吃，做起来还是挺难的，一点也简单不了，新鲜的苞谷粒儿用手磨磨几升上斗的得几个小时，还得一个人来灌磨，灌磨的人要掌握粗细干稀。灌多了，浆汁太粗，皮多，不好吃。太细了，也不好。推得慢，占时间。水多了，浆汁稀了，做不成饭。水太少了，粘磨，推不动。磨好的浆耙汁儿，舀在大木盆里沉淀后，泌去多余的水分，稍微发酵后，除当天吃的，其余的要装在坛子里，盖上盖子，铺上水，保鲜，免得过度发酵，酸得进不了嘴，就吃不成。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如今的白米细面、鸡鸭鱼肉，早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常客，昔日救济灾荒的美食浆耙拐子，一个华丽转身，成了稀罕美食了。

一般的男人还是比不了的。说干就干，从不拖延，这是她干事业的风格，选址流转土地，请亲朋好友垫钱，找人建养猪圈舍，买小猪，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地干着，希望是有为，人却是更累了。

数年的艰辛努力，日子慢慢地有了起色。她经常对家里人讲：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点了，一不要忘了各级领导的包容和支持，二不要忘了信用社的资金帮扶，三不要忘了亲朋好友的担保信任，四不要忘了继续艰苦奋斗。她还不时与老伴、孩子探讨人生：人生在世，事业为先，事业是人安身立命之本，一个人没有事情做，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不如去拼一回。

傻大姐就是这样的人，什么时候四邻八舍的找什么、借个什么、要个什么、找她做什么、她从不甩脸给颜色，总是笑呵呵地“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怎么那么说呢，亲戚远来香，邻居高搭腔，一家人样的，这不不见外了吗？”

这就是傻大姐——我的妻。她“傻”得有风采，“傻”得有魅力，满满地有“傻福”呢。

忙得不可开交，看茶评质，讨价还价，有时候也争得面红耳赤。几个回合，没眼子可钻，一律按质论价，然后过秤记账数票子。茶农辛苦了一天，采得的茶芽儿变成了手里红红的大票子，甭提多高兴，个个满面春风。

茶场老板儿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技，从杀青到揉捻、摊凉、烘干、做形、提香、显毫，都有一套流程，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讲究的是火候、温度、芽叶的老嫩程度，要分级制作，每个环节都要从严把关，每道工序必须做到位，哪怕差一丝毫，就会影响茶的汤色、口感和滋味。

制茶车间，机器光洁如镜，杀青、揉捻、理条的机械各自按着设置运转着，制茶工人穿着整洁的白色工作服，戴着口罩，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给茶叶做形、提香、显毫，完成着每一道制茶流程。

买茶的老板儿捧着热茶，闻着茶香，品着茶味儿，看着制茶师傅忙忙不乱的紧张有序的制茶工艺和神态，聆听蒿子坝采茶人的欢声笑语，他像一个得胜的将军视察自己的战利品一样，凝视着每一道制茶环节，时不时地还伸手抓一把新茶在手，细看细闻，放几粒茶芽儿入口中细嚼细品，再看看那些条形蜷曲、银毫显露、色泽青绿而翠黄、嚼之甘润而微甜、色香味俱佳，还散发着温热清香的新茶时，如梦如幻，精神斐然，心里早已是满怀期待地把蒿子坝的好茶和笑声，早早地带回家。

的，黏黏的，散溢出苞谷特有的甜甜的清香味儿，飘然入鼻，大脑一片清新，感觉特别清爽。太诱人了，忙着用手去抓一点儿就往嘴里喂，奶奶忙拦“那是生的，是不能吃的，等把浆耙磨好，再发酵了，就给你做浆耙拐子吃了。”

刚磨下的浆耙汁儿，水分实在是太多了，太稀不稠，需舀在木盆里沉淀后，泌出多余的水分，微微发酵一下，有了微酸，散发出淡淡的甜酒的酸香味的时候，就好吃了。

奶奶找来青青的桐子叶儿，别看这个不起眼的桐子叶儿，宽宽大大，厚厚实实的，耐折叠，更耐烙，就是烙焦了，它依然韧性。奶奶在锅洞里添上小火，锅底加一碗水，然后把那青青的桐子叶儿卷成喇叭状，用小勺子舀浆耙汁儿倒在喇叭筒里，把上面的桐子叶的喇叭尖儿叠下来压在浆耙拐子上，把三角形的浆耙拐子贴在锅里，把锅里贴满了，盖上锅盖，中火煮炕。不一会儿工夫，锅里冒出了热气，浆耙拐子酸酸甜甜的清香味儿，随着热气弥漫开来，我早已按捺不住了，就想揭锅盖。

浆耙拐子

肖玉城

豆，夏粮品种也就是三月黄，老笨麦子杆儿高且软，爱倒伏，天气不好，全是生了芽的麦子。过去的乡村农户家里是没有多少存粮的，遇到夏粮歉收，就遭粮荒了，家无存粮，新粮还没有熟，生活危机和春荒一样严重。没得办法，只有掰下那还没成熟的苞谷，剥下还带着浆汁儿的苞谷粒儿，磨成浆耙度夏荒。

乡村农家差不多用的都是手推石磨，好一点的人家才有大石磨，到了春夏之际，一般都会请来石匠打磨修磨，好用来推麦子，磨苞谷等粮食。奶奶是个能吃苦的人，特别的勤劳，起早贪黑地劳动，把个穷家拾掇得井井有条。遇到陈粮已尽，新粮还没有成熟，奶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在地里挑选稍老一些的苞谷掰下来，剥下苞谷粒儿浸泡在大木盆里，然后用箬篱子将苞谷须子、飞皮儿来回淘尽，未长全的苞谷粒儿，本来水分饱满，再加上用水一浸泡，像是晶莹剔透的珍珠似的，又像是一颗颗的水珠儿，闪着微微的光，煞是好看。刚修过的石磨磨出的苞谷浆耙，淡黄的，细细

傻大姐

肖玉城

辣红烧肉是汤稠汁薄、肉亮色艳、香味悠悠，还没上桌，客人早已是执筷以待了。土豆酸辣子焖鸡更是一绝，鸡子是自家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鸡，自己泡的辣味适度的酸辣椒，红绿相间。土豆要淀粉多的干面土豆，削皮切成大块儿，调味品腌制入锅小火慢炖，六成熟加入土豆中慢炖，等到土豆微糊、鸡肉烂熟之际，放入酸辣子大火加热，快速出锅，你看那钵盛着的鸡肉上包裹着一层薄薄的、粉粉的土豆糊儿，肉熟皮烂，酸辣子红红的、绿绿的，脆生生地翻腾着香味儿，色、香、味、型，板眼到位，火功刀法俱佳，看着悦目，闻着养心，嚼着有味儿，你见到了，还能忍得住不去动手动口吗？

那时候家里没有产业，老公又不是个庄稼把式，割漆不会，耕地不在行，一年苦巴巴

做的收几颗粮食还养不了家，唯一能有点经济收入的就是养点蚕子了。养蚕子自己没有桑叶，全靠盘别人的桑叶来养蚕，到了这季节是她最忙、最辛苦、最上心的时候，一年全家人的经济收入和开销全压在这宝上。自领到蚕种后，一切都是她亲自主手，不让别人插手，生怕弄坏了耽误一年的收入。家里只有两间破房子，没有专门养蚕的蚕室场地，生活、养蚕混在一起，非常拥挤，但她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蚕茧产量高，价钱好，几季下来也就那个五六千块钱，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但她从来没有泄气过。

发展产业是她朝思暮想的，原来也种过黄莲，栽过黄姜，点过魔芋，要么赔钱，要么收入有限，要么成了不规模，后来她选择了养猪这个产业，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她的执行力

蒿子坝的笑声

肖玉城

的练就了手上采茶的硬功夫，根本不用细瞅，手眼相通，手到之处左右掉圈，上下翻飞，动作娴熟，手法灵动，拇指和食指夹住茶芽儿上下压顶，“啪”“啪”“啪啪”，茶芽儿的脆折声和入篓入袋的声响让人眼花缭乱了。

有道是茶叶开园，胜似过年。其实人们在茶叶还没有发芽前，已经做起采茶准备工作了，提前购粮储物，洗肉备菜，还要杀上几只鸡，准备几壶酒。一是采茶是个季节性很强的活儿，一遍必须按时采完，不然叶儿长大了，品质不好，就卖不起好价钱了，还有，怕遇上下雨就把采茶的事儿给耽搁了，所以全家人都要倾心倾力地参与，生活就顾不过来了，吃得特别简单；二是采茶季节有些亲朋好友来买茶，那是逢年过节有时也不能到的，来了什么都是准备好了的，既不耽搁采茶也不会误了人情；三是有的人家是互相轮换着采茶，平时也吃得简单，下雨了都相互接请招待改善生活，也交流采茶的收获和经验。

茶场里更没有闲着，收拾桌椅板凳、拖地板、擦机械、打扫院落，卫生环境内外整得是干干净净、明明白亮，简直和过喜事儿差不

多。老板儿殷勤地招呼卖鲜叶的采茶人和来买新茶的客人，先给每人奉上一支烟，再敬上一杯热茶，让他们先坐下来歇一会儿，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这家接儿媳或嫁女呢。

“你今天掐了多少呀？”
“不多，两斤多点儿，头一天，就差拿放大镜了，连一个茶芽儿也没放过呀。”

“多钱一斤？”
“一百二十块，开园头一天也整了三百多块钱呢。”

歇息大口喝茶间，你一言，我一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比看戏还热闹。

采茶人、做茶人、买茶人聚在一起，那真是相见甚欢啊！

“我是闻香而至呀，今年的开园茶非我莫属了。”

“你有我早吗？我还拍了采茶的视频呢，一会儿做品茶的时候还要拍，回去了请上知己好友，闻香品茶，把酒言欢看视频，你想想看，啥滋味？”

这边儿在你争我抢谈买茶，那边老板儿

在筛选本节作者名单时，面对众多的女散文作家及其作品，笔者只得采取“分散法”，将她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划归在不同的文体内予以评介。比如张虹、杜文娟、王晓云等，将她们列入“安康小说作家中的散文印象”作一评介；李小洛、细溪等，将其列入“安康诗人中的散文情结”作一评介；还有罗玉梅、李春芝、黄振琼、杨运菊等在其他章节中均有评述，而本节所要评介的是相对来说专门进行散文创作且取得一定成绩的女作家，比如杨世芳、李娟、郭华丽、刘培英、王娟、吴咏梅、洪妍、温洁、王娅莉、唐玉梅、卢慧君，等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安康文坛出现了“紫阳三女子（杨世芳、金静、周晓云）”文学现象，这是安康女性文学发展中的一种个性彰显，是健康文学观的反映。所谓“紫阳三女子”不过是三个青春少女的文学追梦，她们正值豆蔻年华，怀揣着对文学的挚爱，纵情书写，用清丽脱俗的文字勾勒故乡的山水，歌咏美好的事物，三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杨世芳，她的许多散文作品，以其意境空灵，语言极富诗意，而获得安康文坛认可和读者的关注。

现代科技发达，信息畅通，但查询杨世芳个人生平简介颇费工夫，她早期的作品，以及入选作品的各种集子在介绍作者时均是寥寥几句。1989年10月紫阳县文化局编印的《紫阳散文选》中，杨世芳的散文排在第一位，收有她刊发在1988年第3期《开拓》上的《你我命定》，刊发在198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浆耙拐子》，刊发在1988年10月23日《西安晚报》上的《美文》三篇散文。其他人选者均有个人简介，就她没有。此后，李大斌主编的



卢云龙

《安康散文选》收有她的《美文》一文，作者简介只有一句话：笔者主编的《安康风情》收有她的《魔幻汉江》一文，无简介；陈敏主编的《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收有她的《水系三篇》，其个人小传也很简单；就连向连才在2008年主编的《醉饮汉江——新时期紫阳优秀散文作品集》中收录她的4篇散文，而在作者简介时只有“现任《深圳教育》杂志编辑部副主任”这十几个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笔者多方打听，在紫阳县方志办任职的陈平军发来了有关杨世芳的个人信息资料。

杨世芳，紫阳县高滩镇人，1981年高中毕业考上宝鸡供销学校财会专业学习，1983年毕业后即分配到紫阳县洞河供销社从事财会工作，1988年被选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创作进修班进修，1989年加入陕西省作协，1990年调紫阳县文化馆工作，1991年调安康师专工作，1996年调往深圳。2003年至2005年，在职就读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班新闻传播专业。自1983年开始，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长安》《延河》《散文》《特区文学》《西安晚报》《深圳特区报》等诸多报刊上发表数百篇散文作品，多篇散文如《水系》《美文》

等被选入《散文选刊》及收入中学阅读教材。《美文》还被选入了2004版《安康地区志·艺文卷》。1999年应聘深圳市教育局主管的《特区教育》杂志社任编辑、记者、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并主编《特区教育》《启蒙周刊》等报刊。据说“200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本散文集”（见《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散文卷·杨世芳），但据了解，安康文坛无人见到。

对于杨世芳早期的散文成就，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赞叹声、惋惜声回荡在安康文坛。她起步之早，起步之高，二十多岁就在中国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大报大刊上发表作品，二十多岁就参加鲁迅文学院的进修班学习，二十多岁就参加全国青年文代会，也至今无人能企及。

2006年第1期的《安康文化》上，发表了唐友彬的一篇文章《道家思想、茶文化、民歌艺术对紫阳文学创作的影响——兼谈紫阳文学的乡土特性》中，就有一段评价杨世芳的文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杨世芳的《美文》《水系》《水舞天空》等“水系列”散文作品里回荡着“道”的声响，通过水的意象，甚至只通过一滴水的意象，折射出对人生、大自然，甚至整个宇宙的思考，那瑰

丽的想象，深邃的思想，悠远的哲理，扑闪着老庄的风格——思接千载，神游万物。她的作品明显地体现出老庄的“道”的风采。《老子》中有这样的句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说水的美德，对万物有利而无所求，处于人们都不愿处的低位，所以就是“道”的风范。道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对灵动的水偏爱之极。《老子》中的“大道似水”，说的是水至刚至柔，深蕴着“道”的属性。

紧接着，在2006年第2期的《安康文化》上，叶松敏发表了《追寻远方的圣火——兼评紫阳文学创作群体》一文也提到了杨世芳。他说：“杨世芳的散文《浆耙馍》《美文》以自己的实力，铿然敲响西安古城，既而再叩开了京都的大门。她的散文以其精美的语言、灵巧的构思、飘逸的文采而饮誉安康内外文坛。但令人遗憾的是，她始终未成为王安忆或迟子建的文坛女国手，杨世芳后期的一些散文作品除艺术形式上没有突破和发展外，其散文本身的内涵也缺少一定的深度。”（比如发表在2006年2月15日的《安康日报》上的《晨女》，写一个早晨担水的女子于洗花的过程，作者试图童话般地描写她与太阳之间的互衬、对话，以及感恩阳光的厚赐，将自

己置身于美丽的小精灵们中间，化身为世间万物之一种，从而走向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立意显得牵强附会，既非叙事抒情，又无童话引人入胜。）

这使笔者想起了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安康散文界的另一位岚皋女作者钟良红。她的散文大有王英琦式的风格，一改“小女人”散文的温婉恬静，语言独特别致，结构气势宏大，常常有警句名句闪现。比如她发在1988年6月14日《安康日报》上的《多情的汉江夜》和1988年7月26日《安康日报》上的《惜发》等，读后无不叫人喁喁赞叹，曾给复苏不久的安康文学营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使无数痴迷文学的青年眼热了好一会儿。也就是三五年吧，当我们翘首期待她取得更大收获的时候，作者却从纷飞的红彩中消失了，无不令人惋惜不已。

言归正传。其实，叶松敏对杨世芳的早期散文评价还是非常高的。笔者从200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叶松敏散文随笔集《墨韵》一书中，看到他的一篇评论《文章有态——散文（水系）与〈一滴水可以活多久〉之比较》。文章中说，杨世芳是以写水见长的作家，从《美文》到《水系》，杨世芳写尽了水的风流，她笔下的水不再是一沟一岔一江一河，而成